

## 第二十七章 賺仙郎暗香吐梅萼 逢魔女欲海漲漣漪

木客既平，有詔封山公為西嶽公，欲尋松、石二子之助。生固辭，公遂獨表松。明春，生別山公，與松濤復入楚，途中暗想：「今番去，朗磚必定歸寺。央他撮成此事。」又想：「密約已露，如何與水翁相見？」

及抵繡嶺，行到水家門首。見雙扉靜鎖，猛然一驚，忙向鄰家詢問，始知已還合浦，鄰為啟戶，生入室，見園亭冷落，花竹葳蕤；苔生遍階上綠痕，塵撲滿齋前碧檻；人聲寂寂，鳥語啾啾，不禁心魂立化。轉過湖山石後，見角門虛掩，生入盈盈臥室，悄然獨立，似醉如癡。忽睹壁間詩句，暗塵殘墨，拂拭重新，幾回吟詠，中心如攪。猛憶蠟丸之詩，瞿然曰：「五羊之行，在今日矣！」

時拈花聞生來，即下山到散人門外。鄰有童子入招，石生自思：「我何忍見此輩入室？」對童子曰：「煩你說，即刻就到寺中來拜，請和尚先回。」童子出語拈花，拈花回寺。石生對壁徘徊，情不能釋。天將晚，生向鄰家另取一小鎖，將房門鎖固，黯然而出戶。

居民聞生重來，俱到門前見生，齊通款曲。一人曰：「當日水翁在這裡，石先生有賢主人，我們不敢輕褻。如今屈到舍間暫住，稍盡地主之誼，如何？」生未及對，一人曰：「方才我聞得石先生來了，家中已打掃了一間房子，還是到我家去！」一人曰：「由你們爭，且待我搬了行李去。」生忙止住曰：「蒙眾位雅愛，本當叩領盛情，方才已許過寺中和尚，今晚且權到彼過宿，慢慢領情如何？」方言時，拈花復令沙彌來接。眾人曰：「既如此，我們不要搶，從明日起，大家輪流接待罷了！」石生稱謝入寺。

拈花曰：「才得分手，條忽半載有餘。」生曰：「阻隔慈雲，竟失通候！動問導師可曾回來？」拈花曰：「尚未返寺。」生悟「欲見」「三登」之語，知此地必當再造。拈花曰：「先生別後，有一貴同鄉姓松，到此尋訪，隨亦入秦，可曾會見？」生曰：「已經會面。他今為客西秦。借問水翁何故棄此樂土？」拈花曰：「他客歲冬初，不知何故忽動歸心。」生曰：「別時寧無一言？」拈花曰：「只留書一封與家師作別，並沒甚言語。」是夜，生宿寺中，腸如車輪，不能安寢。因賦一詩云：

一棹行沿錦水涯，款扉重訪丈人家。  
幽禽翠竹虛仙館，素壁香埃撲墨花。  
紙帳依然親佛火，春風何處覓瓊葩？  
天孫果在銀河畔，倦客寧辭萬里槎。

晨起，即欲別拈花入粵，拈花固留。生曰：「千里勞人非不欲暫息驅馳，奈心上有事，不遑安處。昨承村中諸友扳留，本欲面別，恐被所阻，希為轉政。還有一事相托，水翁之室祈暫為守護，余不久還圖來此，切勿寓人於室。」拈花曰：「先生見托，貧衲自當留心。」石生遂復東發。

先是梅萼舟中遇見盈盈，探知二人原委，知石生回到繡嶺必投合浦。自抵庾嶺，即與其姑言之。時庾嶺四面無雜姓，皆梅氏一家。其姑因遣人遍語南北二枝，細訪石生過嶺消息。一日，石生來到嶺下。日色已西，遂投旅店。店主問知姓名，來報梅姑。梅萼聞之大喜，即欲令阿姥往見。姑沉吟曰：「且慢，你既知他與水氏聯姻，何不乘機做個先占花魁？」梅曰：「將奈何？」姑曰：「我有一巧計，博取一笑。」遂令店主勿露，囑小奚如此如此。

小奚答應，來到石生所寓鄰肆，高聲問云：「今日那繡嶺來的石相公可有得過去麼？」鄰肆未及答應。石生聞聲，忙出門外呼曰：「這童兒過來，我問你，你是那家來的？」小奚曰：「我是水家來的。」生驚喜曰：「可是水散人家？」小奚曰：「便是。客人怎麼知道？」生曰：「我便姓石，是從繡嶺來的。聞你主要回合浦，怎生留住在此？」小奚曰：「主人中途染病，不能前進，只得暫住此間。等待相公甚急，今日卻等著了！」言畢，飛奔而去。石生喜不自勝，私謂：「天念勞人，中途得遇。」少頃，小奚復來，問曰：「主人恐有差誤，問相公有何為據？」生忙出繡嶺圖，付之曰：「見此小畫，便無疑了。」

小奚持畫報梅，梅遂令延生來家。小奚曰：「主人臥病，不能出陪，請相公書房安歇！」抵暮，生坐房中暗想：「不知是醒是夢，如何得有這般湊巧？他既說等我甚急，這姻緣不難成了！」梅萼悄至窗前窺看，石生雖跋涉長途，丰姿如故。私心甚喜。

次日，梅姑設帷與生語曰：「自得山家偽札，始知先生不棄寒微，已訂閨中之約。本欲待先生回到繡嶺與小女諧姻之後，同返故里。奈其父思歸念切，匆匆就道。去歲途中抱病，時值嚴冬，只得暫借一枝。不意今春病勢轉篤，舉目無親，十分憂患。來時小女曾留題壁上，諒先生見之必然入粵。因此日向通衢訪問，且喜昨日果然得遇，先生真信人也！」石生羞愧踟躕，並無一語。梅萼窺生，掩口胡盧。阿姥低笑曰：「什麼要緊？他臉上紅了又紅。」梅姑又曰：「貴友松君為尋訪先生到繡嶺，隨即入陝。舍間有書和偽札一同寄來，先生可曾接得？」生曰：「寄秦書、題壁句悉皆見過。前蒙朗磚和尚賜詩，已明示良緣總有波瀾，此心何敢輒變？」梅姑突聞朗磚詩之言，不知其由，姑亦語塞，含糊應曰：「足見先生志誠。今老身之意欲擇吉，使小女與先生成其親事，便好同回合浦，未識尊意如何？」生曰：「得遂于飛，可勝銘刻。但愧旅囊蕭條，無以為聘。」姑曰：「小女雖愧雲英，先生雲雁圖寧不勝藍橋玉杵？」生進房大喜曰：「我愁此事不知要費許多周折，誰識一緘書倒為媒證！」是晚喜不能寐，聞窗外輕呼彩蘋之聲，啟戶見一女飄然入去。喜曰：「這卻是盈娘後影兒，我和你佳期只在旦暮了。」

梅姑擇定日期，令梅與生合盞。既進房，梅乃背燈而坐，令一小鬟調生曰：「請姑爺到前面書房暫坐，姑娘有話請教。」生出房來，到書齋自思：「有話今宵正當面敘，何故卻請出房來？」正想間，丫鬟捧一彩箋至曰：「這是姑娘送來請教的。等候看了就要送去。」生又暗想：繡嶺已經試過，難道又是頌題？」及展開，見詩云：

千里佳期幸合簪，不堪寒雁入雲深。  
故園花木蕭疏甚，此夕應牽兩地心。  
生疑盈盈前知二妓之事，故來試己，乃書其後曰：「快哉倚玉！願足平生。區區剩柳殘花，故置膜外。」送至房中，梅見之淚落云：「委身事人者乃爾！」復題一絕云：  
當年自負眼波明，誤認無情作有情。  
一樣丹青誰美惡，嶺圖珍重雁圖輕。  
復令送至生處。生見詩驚訝，又見婢非彩蘋，頓起疑心。

回身入內，見房門緊閉，大驚，不知是何緣故，又礙難呼喚。

正在無計，忽階下一老嫗遠立，低叫云：「石三郎心意亂了！」生近前看見，驚曰：「你是阿姥！緣何得到此處？」阿姥笑曰：「我是送親來的！」生聞言大悟曰：「好糊塗也！何頓忘『南枝預招』這語？我知道了，你快把來的緣由說與我知道。」阿姥細述荊棘作祟，柳絲避入雲家，已與梅萼到此之事，生疑頓剖。又問曰：「我寄回之書雖雲與水氏聯姻，從中詳細如何知道？」阿姥又述舟中與盈盈相見一節。生甚喜，謂阿姥曰：「適才不知，言語唐突，煩阿姥解圍。」阿姥敲門曰：「姑娘看老身薄面，恕他無心之失，開了門罷！」

梅啟戶，生入掩門，秉燭一看，搜梅肩曰：「我的賢姊姊，相逢異地，真被你賺殺人也！」梅萼低頭無語。生曰：「罪本不赦，願聊暫解今宵之怒，暢敘幽情。」梅曰：「愧且不勝，其誰敢怒？」生曰：「頃聞阿姥，知暴客為災，逼你冒塞至此，爾情何厚！我罪益深！」梅曰：「妾雖遭顛沛，今幸逢君，亦不為枉！不知柳妹在家怎生懸望？」生曰：「不久即謀歸故里，且暫寬心。」攜梅手曰：「別懷堆積，和你向枕兒上慢慢吐露。」梅含羞曰：「今宵暫置膜外罷了！」生曰：「願推心置腹以謝前愆。」

爾時春正，和夜猶永，燭花閃閃，光搖衾枕，二人攜手入帷，不知其顛之倒之，作何等撐達耶！歡娛之際，生曰：「自賞花一見，早劇三年，幸今夜甘霖得潤枯槁！」梅曰：「損折殘花，多謝你這般錯愛！」生曰：「可記得樓中醉醒，執手相挑之事麼？」梅曰：「說也羞人，那時節卻虧你拿得定。」生將底事說知，梅曰：「原來為此！松、雲二君雖語言諧謔，實無此事。自你出門之後，他二人聞你與我姊妹有約，引嫌避隙，足跡罕到。去年秋初，秦中書來說你未到，書帶來說了，我和柳妹憂作一團，後直待你自己書回，才放了心。月波為你入秦尋訪，可曾會見？」石生曰：「他自入秦建了軍功，指日即當授職。表姊姻事已是他承了擔頭，成親已數月矣！」梅曰：「這會走著了。不信你苦苦推辭，竟不怕那女子抱怨？」生曰：「他如今得了這喬枝，儘夠他了，何怨之有？」梅曰：「自想分明是一信天緣。站在水邊，等你過去的魚兒到口。若論後先次第，未免『臂先嘗了。』」生曰：「中宮之位具在，這也無妨！」

二人一面談心，且盡于飛之樂。梅萼將生抱住曰：「哥兒，這一路風塵勞頓，將就些罷！」生曰：「我有一聯：始至若有得，稍深遂忘疲。」梅笑曰：「我也有一句：興來今日盡君歡。」生按梅體曰：「玉骨瘦無一把，可知你別後相思。」梅曰：「望君如望歲，留得殘軀獲親枕席。」生又抱梅腰曰：「好一束細腰也。」梅曰：「腰細不過柳妹，他穿的裙子還比我差著幾個褶兒。」生曰：「且待異時看你和他較個肥瘦。」二人歡畢，交枕玉股，心恬夢穩。天明，梅引生面謝其姑。姑笑曰：「石郎恭喜！只是咒詛水翁害了久病，還須禳解禳解！」眾皆大笑。

生住梅嶺半月，梅促之曰：「君何竟忘合浦之行？」生曰：「得且住為佳耳。」梅曰：「來日甚長，休得這般眷戀！須念深閨望眼，速去才是。」生遂於次日過嶺。途偶一老人，偕至合浦。生問其姓，老人曰：「姓水。」生暗笑曰：「又是一個！」因問云：「合浦有一水散人，去冬從繡嶺還鄉，知其人否？」老人曰：「老漢亦久客初回，不知其人。既是同姓，必係一家。足下敢是相識麼？」生以情告。老人見生風雅，途中十分留心。將抵家，謂生曰：「寒宗支派頗多，客欲尋訪此人，且同到舍間暫住。待老漢代訪如何？」生本欲先到郡署會見雲影，再圖尋覓，欲卻之，老人固留，遂同至其家。老人納生孤館，數日不見。生甚驚疑。一夜，有人叩門。生啟戶，見一女入室，挑燈看時：

其女貌比無鹽，色同嫫母。麻點雙腮密布，白鋪鉛粉半斤。櫻桃三寸橫量，紅沁胭脂一盞。無輪有耳，遠觀似蓬扇雙開；有鼻無梁，細看得平陽一突。眼如箕大，盼欲失驚；髮比林疏，擢不能數。聞說腰肢瘦損，裙猶與羅漢合穿；休誇體態苗條，肩正好侏儒相並。

生驚曰：「皇天上帝！從何而降？」女曰：「妾東家弱息，小字漣漪。愁君孤館無聊，特來與你西窗閒話！」生曰：「噯啣姐姐！我從來不會講閒話，快請出去！萬一被人撞得見，如何分解？」女掩門曰：「都睡得靜悄悄的，還有什麼人來？」生曰：「動問蒙令尊代訪水散人，何連日不聞消息？」女曰：「你原來還在夢裡。這所在姓水的雖多，卻沒有這分人家。我父親聞你為求親而來，捨不得放你，意欲將奴相配。只為一時尋不出個良媒，不好對你說得。」言畢，掩口而笑。生驚曰：「我只道緣何留我在家，原來有這一片好心，豈不折死人也！」女近前執生袂曰：「奴自你來時一見，這幾日晝不思餐，夜不思寢，有萬千衷曲礙難啟口。」生曰：「姊姊素昧平生，那討這許多衷曲？既難開口，倒是不說的妙！」

女聞生言語無心，一時計拙，故將燈挑滅。生欲出戶，被其拉住曰：「我倒有你的心，你反這樣裝喬！我亦無顏回步，有死而已。」生曰：「你要死，我也要死。既蒙令尊錯愛，待花燭之夜竭力奉承。今晚暫求寧耐，實實不敢領教！」女曰：「我看你風流滿面，原來這等薄情！」生曰：「情有當厚，亦有宜薄，今晚一時厚不起來！」女曰：「既要撇清，便該做個閉門不納，怎麼放我進來？」生曰：「驟然一見，認不出是神是人，如今還你個見色不迷。」女子將身倒入生懷曰：「你不迷，我卻迷了。」生曰：「我是有名坐懷不亂的。」女抱生曰：「冤家！你不亂，我是要亂了！」

生正被纏，忽聞鄰家叫喊。生曰：「快放手！隔壁火起了，快去防火！」女曰：「我自家的身子要燒燬在這裡，防什麼火！」將生緊緊摟定，一口咬住生衣，腰肢亂動，一陣昏迷，漸覺四肢鬆軟。生低笑曰：「這回夠了。」乘間啟戶夜遁。其女凝神息喘，立起身來自己啐了一聲，探手將褲襠揉一揉，垂首回房。

次早，石生來謁郡守，即問雲影。和公將雲邀同散人攜妻女回龍湫之事，為生言之，石生大喜。和公曰：「前見秦中來札，克敵乃賢契與松友二人之績。若論內舉不避親，則一為翁婿，一為甥舅，理當同列薦章。近閱報，令母舅獨舉貴友，卻是何意？」生言力辭之故。和公曰：「賢契與吾婿可謂聲氣相孚！」亦言雲辭薦之事。生索雲謝表覽之，不勝愉快，是日留住府署，即令人持帖來謝水家，搬取行李，兼寄詩一絕云：

欲尋窈窕賦河洲，豈為魔登詠溯游？

寄語東君莫惆悵，須知涇渭不同流。

老人見詩大慚。

生次日即欲起身，和公再三挽留。生曰：「自去春離梓已逾一載，歸思甚急，不敢再留！」遂別回庾嶺。梅萼接見問曰：「怎麼來得恁速？玉人消息如何？」生言雲影入粵，邀取散人已回龍湫；且為梅言朗磚蠟丸詩句，無語不驗。梅喜曰：「如此便當同返故鄉，免得秋波懸盼！」二人遂即束裝，別其姑，攜阿姥歸。

